

關懷社會的刑法學探索

薛智仁*



我在中學時歷經臺灣解嚴，看到許多法律人投身抵抗威權政府，萌生成為法律人的念頭。1994 年進入臺大法律系就讀，受到黃榮堅教授的啟發，對於刑法學深感興趣，因而投身學術研究，2002 年取得碩士學位。退伍後，前往德國杜賓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於 2010 年學成歸國，在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服務後，2013 年返回母校任教至今。

我的研究領域是刑事法，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刑事制裁法。這些領域各自規範了犯罪的成立、追訴和處罰，內容不同卻有很高的互動性，都牽涉安全與自由的高度緊張關係：人民授權國家追訴與處罰犯罪的權力，是為了保護社會安全而付出自由的代價，但是這些可能摧毀個人生存的國家權力，容易因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為大眾對犯罪的憤怒或對刑罰的迷信而被濫用，卻毫無保護安全的效果，使個人自由被徒然犧牲。我從事刑法學研究的核心關懷，就在於如何避免國家假借安全之名，恣意擴張權力干涉個人自由。

我雖然因為個性喜歡自由而選擇學術研究，但是在過去這段不短的學術養成階段裡，一直對於自己從事研究的意義感到懷疑。我所學習的刑法理論直接或間接來自西方（特別是德國），這些理論豐富又精緻，深富智識上的吸引力，但是隱約感覺它們和臺灣社會距離遙遠，更談不上對於司法實務有影響力。我對於學術研究只是滿足個人智識樂趣，內心感到茫然而無以為繼。直到赴德讀書，我清楚發現過去在書上所讀的各種德國刑法理論，不論研究取徑或立場為何，幾乎都是為了回應德國社會的各式挑戰所發展的。這個親身體驗使我更加確信，理論發展的最終關懷在於人和社會，臺灣刑法學唯有誠實面對本地社會的問題，對於所繼受的西方法學知識保持清醒的眼光，才能避免盲從，為臺灣人創造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

基於如此的確信，我雖然持續對刑法基礎理論的探索，不過研究重心放在臺灣實務判決和法律改革的理論分析上。不論是實務判決或法律改革，二者皆是回應臺灣社會問題的產物，所作出的結果都會直接重大影響所有人或特定人的自由與權利，刑法學者可以站在另一個視角，提供司法官員或立法者如何作成決定的參考建議。除此之外，在許多爭議性的社會事件發生時，也需要刑法學者提供專業意見，2014年的318學運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刑法學者有必要回答像占領立法院或行政院這樣的「公民不服從」行動是否有罪，也必須思考為何在324事件政府下令驅離抗議群眾有違法嫌疑，卻沒有偵查起訴任何政府官員，這樣的檢察體系出了什麼問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對在地社會有全面而精準的觀察，需要從所繼受的西方法學知識裡找到解答的有用線索，更需要創造轉化為本土法學知識的勇氣。

為了回答這張臺灣社會所發的考卷，仍然需要幾個世代的刑法學人持續齊心努力。儘管在前面世代的刑法學人努力之下，臺灣的刑法理論與制度已有長足的進步，但是仍有不容忽視的障礙尚待克服。依照我的粗淺觀察，刑法領域的實務和學術之間可能缺乏互信，即使難得齊聚一堂討論，經常不是互補短長地尋求問題的解方，反而是各自捍衛立場，理論與實務的「對話」淪為「對抗」。如何逐漸建立良性互動，考驗各方的智慧。而政府進行法律改革時，往往是將引介外國法制當成改革的起點，卻缺乏對本地病因的正確診斷、對外國法制背景和運作實況的觀察，以橫柴入灶地引進特定國家法制或拼裝各國法制作為改革的終點。政府一味追求改革時效、不同留學國的刑法學人競逐影響力、刑法

領域缺乏扎實的實證研究等，都是立法困頓的成因。從刑法學的角度來看，培養更多從事法實證研究的人才，更深入研究比較刑法的基礎問題，才能盡量避免盲目抄外國法律或土法煉鋼的可能問題。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希望逐步釐清憲法在刑事法領域的作用。如前所述，刑事法是規範如何追訴與處罰犯罪的法律，最嚴厲干預個人權利的刑罰，卻是最容易激憤於犯罪而遭到濫用的權力，因此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之立法和適用都必須嚴格遵守憲法的界限。儘管這看似自明之理，憲法的規範意義在刑事法的理論與實踐中，至今若不是被低估就是被忽視。我在過去幾年中就憲法與刑事法的交錯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憲法基本權條款限制國家刑罰權之效力，以及罪刑法定原則如何回應刑法角色轉變的挑戰。以這些研究成果為基礎，若能加以系統化深入與延伸，應可提供一個有別傳統的刑法學研究視角，同時成為劃定刑事立法和司法權力界限的根據。

我很慶幸自己能從事符合志趣的學術研究，這一切必須感謝家人和師友的支持與鼓勵。我自認資質、知識和視野都有限，不是別人眼中有學問的人，持續地在困惑中摸索著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上所述僅是微不足道的個人經驗談。在這裡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其實是野人獻曝。不過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回顧自己出於偶然所接觸的各種議題，原本看似彼此毫無關聯，卻逐漸浮現不同的主軸，指引自己未來的方向。這讓我體悟到，許多重大影響人生或事業的決定，都是由偶然所支配的，當下自己只能認真面對每個偶然的際遇，回頭才能看清每個決定的真正意義。可能有讀者和我一樣，無法一開始就找到心中真正的關懷，據此深入研究特定主題，因而感到迷惘。我的經驗或許能給予這些人一點欣慰，知道有人也在迷惘中摸索探路，自己並不孤單。